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学子追求感悟实录

回眸

那年那月

主 编 郑 尚 可
副 主 编 李 兴 汉
贾 朝 荫



四川教育出版社

014005950

I251
591

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

学子追求感悟实录

HUI MOU NA NIAN NA YUE

回眸

主 编 郑尚可

副主编 李兴汉

贾朝荫

那年那月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年9月·成都



北航

C1692883

I251
59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眸那年那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子追求感悟实录/
郑尚可，李兴汉，贾朝荫主编.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408-6319-7

I. ①回… II. ①郑… ②李… ③贾… III. ①回忆录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136981

责任编辑 田 丰

版式设计 顾求实

封面设计 田 丰

责任印制 陈 庆 杨 军

出版发行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制 作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80mm×240mm

印 张 28.5 插页 8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电话：(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028) 86259381

谨以此书
献给
四川省合江中学
献给
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们

编辑委员会

顾 问：田继光 文伯伦 李 季 宋碧清

主 编：郑尚可

副 主 编：李兴汉 贾朝荫

执行编委：黎茂章 潘嘉强 先名淑

蔡明光 张佑迟 王启孝

梁达荣 先清潮 李孟武



四川省原副省长韩邦彦题词

春风化雨
追求理想
追学实践
感恩母校

润物无声
塑造心灵
即知即行
感悟人生

二〇一二年国庆 韩邦彦



前言

我们的 50 年代

20世纪50年代，这是怎样一个值得人们永远回忆和缅怀的年代啊！

这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10年。

这是一个刚刚荡涤污泥浊水之后，空气特别清新、阳光格外明媚的年代；

这是一个大地一片葱绿，处处充满生机，富有蓬勃朝气的年代；

这是一个闪耀着理想的光辉，憧憬并拥抱着未来的年代；

这是一个愉快地荡起双桨，无忧无虑地尽情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的年代；

这是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报效祖国、志在四方的年代；

这是一个人心沸腾，燃烧着火焰般热情，蕴藏着巨大潜能的年代。

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颇负才气的作家王蒙，在夏令营的篝火映红同学们脸庞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引吭高歌道：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同时，这又是一个（尤其是它的后期）“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邓小平语）的年代。1957年后，王蒙们不再歌唱，销声匿迹，从此整整沉寂了20年。

本书文章的撰写者，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可以说是“长在红旗下”，共和国培养出来的最早一批新型知识分子。

李兴汉（本书写作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概述当年这批“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的：

那时，我们清贫，精神却是高尚的，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理想，准备为新中国

的建设奉献自己；我们知识尚不足，但都勤奋学习，不断丰富自己；我们还未经过千辛万苦的磨练，但已有吃苦耐劳的准备；我们接触社会不多，但社会责任感已开始形成，能够独立思考，有率直、真诚的品格和爱人之心；我们虽然还有几分稚气，但很纯净、洁白无瑕……

在后来五六十年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我们尽管分处天南地北，遭际也各不同；但始终未改报国的赤子之心和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怀，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壮丽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或为商界翘楚，或秉画苑圭璋；或于杏林留馨，或于科海拓疆；或立风雨之苍茫，或甘奉献于故乡。”（《合中百年赋》）

2010年10月，三秋菊香时节，校友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重返“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合江，再次回到终南山母校的温暖怀抱，共庆合江中学薪火相传的百年诞辰。盛典当日的下午，1950年秋入校的同学们又相聚一堂，抚今思昔，畅叙友情，共祝母校“成功教育，挟胜远航”，创造更加美好、辉煌的明天。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们爱戴的文伯伦老师即席发表了“天地有正气，人间重晚晴”的感人至深的演讲，让与会的已双鬓斑白的学生们再一次地受到恩师睿智和哲理的深刻启迪。我们都严肃、认真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晚年过得愉快、充实而又富有意义。

作为这次“集体思考”的直接成果，便是这部书稿的编著。

最先是由李兴汉、贾朝荫等人发起的，并得到文伯伦、田继光二位老师的具体指导。全书的筹划、组稿、编辑、出版工作，都是由本书编委会全权负责，并得到成都合中校友会、成都合江商会和成都合江同乡会的大力支持。

这些年来，以朝荫为会长的成都合中校友会积极开展活动，做了不少切实、有效的的事情。最为人称道的是，去年协助母校筹办百年诞辰。现已高高矗立于校园内的宏伟的《合中百年赋》碑石，就是由成都合中校友会、成都合江商会、成都合江同乡会三家共同策划、撰稿、集资建立的。如今，他们又协助做了一件有益于母校和社会的工作。这部书稿审编已完成，即将付梓问世。

以上这段话，便是作为主编，必须简要向广大读者叙说和交代的，关于此书编写的缘起和过程。

写作此书的倡议，很快得到曾就读于合中的20世纪50年代的校友们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征集到诗文近百篇。这些作品，正如文伯伦先生在序言《“信”的回忆和回归》中所说的那样：文笔虽不一致，水平互有参差，但都以“信”的精神去回忆，其目的是呼唤“信”的回归。文章材料真实，作者感

情真挚，以真性情写出的诗文必有一种真切感人的力量在。

为了阅读的方便，按内容编辑为六卷：春蕾在这里孕育，园丁耕耘的身影，绵绵岁月同窗情，校园风景面面观，心底流出的赞歌，人生感悟与思考。合中百年纪念的重要文献则作为附卷。

前四卷以记叙、描写为主，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难忘岁月，满腔热情地赞扬哺育我们成长的恩师之情、绵延至今的同窗之谊，并展现出当年校园生活丰富多彩的场景，第五卷以诗赋的形式，直抒胸臆，是我们献给母校和老师的赤诚的颂歌；第六卷则以夹叙夹议的说理性文字，叙说我们历经半个多世纪深刻的社会体验后，对人生的一些感悟和思考，期望与校友和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50年代校园生活以至社会场景的“民间记忆”的书。

民间记忆，不同于正史，也不同于名人回忆录。它是普通人的“集体回忆”。以本书而言，参与撰稿者有教师、医生、科学家、企业家、公务员、工程技术人员……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他们所记录的都是自己在那一时期的亲身经历，语言朴实无华、自然明白，可以归入“实录”一类。它真实，无丝毫的虚饰；它鲜活，不呆板，没有一点八股气。正因如此，这部“民间记忆”就尤加珍贵。

关于记忆，现代著名作家废名有一串生动、新颖而贴切的譬喻。他说：“人类有记忆，记忆之美，应莫如柴火。春华秋实都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看着火，应该是看春花，看夏叶，昨夜星辰，今朝露水，都是火之生平了。”（《树与柴火》）。

的确，回忆是美好甜蜜的，意味深长的，尤其是老来回味人生的青少年时期，中学时代的校园生活。仿佛是吃甘蔗，那是最甜美的一段，特别耐人咀嚼。

潘嘉强写道：“年近古稀，回首往事，弦歌旧影，宛如昨日。”50年代的学习生活、社会风貌，依旧是那样地真切、清晰，历历如在目前。

昨日已逝，但它又是今日的一面镜子，其折射出的那年那月的映象，可作为今人比较、鉴别、反省的参照物，进而深长思之的。

生活清苦，精神却富裕。解放初期，一般人家境都不太好，而且不少同学还处于困窘的状态。多数同学都是靠享受助学金交伙食费，艰难地维持学业的。为了不让辍学，班主任老师还想出了把一份助学金（每月5元）分为几份（变通为4元、3元、2元）的办法来共度难关。有的同学还利用寒暑假找搬运等体力活干，以筹集上学所需的伙食费。生活确实是贫苦的，但我们在精神上却很富有，自觉地刻苦学习。动力何在？因为人人都有理想、有抱负，迫切地渴望改变祖国当时贫穷落后的面貌和自身的命运。我们是把个人的理想和祖国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不倒我们；穷，学生有志气。正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的那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注重素养教育，校园生活丰富、活泼。那时尽管也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有人还戏称体音美为“豆芽”学科。但是，校园的文艺体育活动还是相当活跃的。歌咏比赛活动连续不断，琳琅满目的文学墙报成为学校的一道风景，早操和课外活动全校师生齐聚人民广场更是蔚为壮观。而且，仅凭一校之力，竟能把著名的大型歌剧《刘胡兰》等搬上舞台，并获得校内外观众的热烈赞扬和欢迎。

个性自由发展，学习环境宽松。学校功课繁重，要求严格；老师因材施教，并未限制学生个性的发展，充分尊重其兴趣爱好。有的同学天资聪颖，酷爱数学，老师让其提前学习了大学的课程《范氏大代数》；有的同学热爱音乐，利用课余时间学习练琴，其才能也得以发挥和展现，受到多方的鼓励；有的同学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书画、设计的本领，在校期间就有机会去社会实践，为商家设计匾额和广告；有的同学终身和文学结缘，就始于合中图书馆和阅览室为他开拓了广阔的文艺新天地；有的同学很小就养成细心观察自然的习惯，在中学阶段打下了扎实的生物学基础；有的同学入学初就表现出组织、领导才干，在校内长期担任少先队、团总支干部职务，得到很好的工作锻炼；有的同学嗜好读书，勤于思考，对科学有着执着的追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爱因斯坦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第六》）浓厚的兴趣更加激发了这些学友无比强烈的求知欲望，学校宽松、包容的学习环境也为他们个性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个性教育，造就出了教授、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作家、音乐家、美术家……我们这批50年代的中学生后来都相继成为工业、农业、医学、科学、技术工程、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这自然是同学们长期辛勤努力的结果，但与中学教育对其个性的尊重也大有关系。

师生关系融洽，同学之间亲密无间。本书的许多华彩篇章都是献给自己的恩师和学友的。它们真实而感人地反映了当年校园和谐的人际关系。学生从心底里尊敬和爱戴老师，视之为父兄；老师处处真心呵护和热爱学生，视之为子弟。同学们则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亲如兄弟姐妹一般。这种关系，完全是纯粹的、洁净的、真诚的，没有掺入一点一滴的杂质，更不用说任何势利和庸俗的东西了。这种美好的感情，总是长久地叫人留恋、回味和铭记。

学校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学校师生不可能置身于社会之外。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斗争、大跃进等，也必然波及和影响着校园生活。因此，这部“民间记忆”的书，也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此说来，这部书还有某些“史”的价值和意味。

大约80年前，巴金先生曾多次反复地告诉当时的年轻人：“青春是美丽的东

西。”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们正年少，开启了一段最美好最有意义的人生旅程。比我们年纪大不了几岁的王蒙，更以“青春万岁”四字作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并在卷首的序诗中激情地题写道：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
编织你们。

这些诗行，至今读起来仍令人理想飞扬、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把人带到半个世纪以前。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学生，我们自然更加怀念那个激动人心的50年代，倍加珍惜那个如火如荼的美丽青春。我们的回忆，为的是把它永远地珍藏在自己的心底，也为了让后来者能够从中挖掘和发现一些可供借鉴的有价值的东西。

郑尚可
2012年3月于北京

序

“信”的回忆和回归

文伯伦

学友们编出了这个集子，希望我写一篇序。我没有写“序”的资格，但捧读这些稿件，的确百感俱生，也就欣然奉命。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一批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如今多已年届七旬，为什么总认为中学时代给他们留下了最珍贵的回忆？这种回忆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现在通过这些回忆，我们想呼唤和召回的东西又是什么？

思绪万千，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的认识就一定对。只不过，我愿意向学友们交上我的答卷。我的答案是一个字：信。

信，是信仰、信念、信赖、信任、信誉一系列概念的综合。

首先是信仰。学友们在回忆中，讲到影响他们成长的许多书，其中应该有一本是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当时，“一生交给党安排”，“把青春献给祖国”，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愿意践行终身的一种态度。

由此而产生信念。以艰苦为荣，以奉献为荣，以关爱他人为荣。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大家共用一双雨鞋；一饭难求而读书不废；乃至冒着自己大病一场几乎丧生的危险也要把病中的同学抬回家等种种动人的事例。

正因为如此，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充满着信赖。我刚到合中时是和同学住在一起的，后来没住在一起，但寝室是开放的。我不但是少先队辅导员，还参加过学生的团小组，兼任过班上的团支委。师生间关系的坦诚、真挚，多么令人怀念。

那时，既然没有私欲，也就没有城府，信任是人际关系的主旋律。误会、竞争、嫌怨，不可能没有，但在坦诚这个基本点上建立的信任，是不可动摇的。作为一个老师，我在考试时监考是个形式，我信任学生根本不可能作弊。

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对自己的尺度也会高起来，重视自己的信誉。该怎样对自己，该怎样对他人，总有其基本的准则。

我不想把那时的社会描绘成桃源仙境，把那时的师生描绘成没有差别的神仙人

物，把那时的生活描绘成幸福无边。不幸是有的，不公是有的，我们从这些文章中也会读到遭逢不幸、对待不公、处理失准的事。作为一个教师，我当然对这种不幸、不公知道得更多也感受得更多，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信念、信赖、信任、信誉。有一个受了不公正对待的学友写道：“在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漫长岁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审查时，演绎着离奇坎坷的人生，我总是一个平常心来对待。”“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人，每天都会有新的生活。”有一个被以“家庭历史不清”为由的误判取消候补党员资格，仍九死无悔地为国家找矿，后又重新入党的学友写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热血青年，都同我一样，是这么想、这么做的，是纯朴的、真心的。”这种坚毅，这份执着，没有一个牢实的支撑点行吗？李光耀曾这样评价一位中国领导人：有强大的感情自制力，不会拿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影响其判断。我想，这就是“信”的体现。“信”是出发点，是底线。

让我们来读《论语·颜渊》中的一段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向孔夫子问怎么执政，孔夫子讲了三条，三条中最根本的是“信”，“信”不但比经济建设（食）、国防建设（兵）重要，甚至比生死重要。想来也是这样。最近重看抗美援朝纪录片《断刀》，我们“食”不如人，用一口炒面一口雪对敌人的罐头、水果，我们“兵”不如人，用血肉之躯对敌人的狂轰滥炸，但我们有“信”，侵略者的“刀”“断”了，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画上句号。而且，“信”终于带来中国“足食”“足兵”，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的结果。有一个学友这样写道：“我们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年轻过，勤学过，成就过，辉煌过，幸福过。”即使没有大的成就，也“一辈子活得勤奋、充实、智慧、劳作，没有遗憾，只有幸福、满足”。之所以能如此，原因就在于“信”。有了“信”，自然不苟且，求充实，重耕耘，享收获。

把现在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我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为世界第二，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很多，初步算“足食”吧；我们的军队已逐步走向现代化，初步算“足兵”吧。可是，我们面对和我们当年差不多大小的青少年，却感到很大的困惑。意识形态的缺失，道德水准的下降，是不得不承认的影响信仰的问题。我们从小抓孩子的功课、才艺，却很少注意信念的养成。网络等近代科技本该打开更大的天地，

但孩子愈来愈感到生活的单调，时间的窘迫，信心愈来愈不足。人与人联系更方便，但推心置腹愈来愈少，信任、信赖成为珍异。我们有理由感到“足食”“足兵”比过去强的同时，“信”比过去弱了。

“信”的流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因果，其教训，这里不作探讨。要在今天问“信”在何方，“信”被“钱”取代了。从小时起，择校交费、家教特培，攀比奖惩，孩子从小明白有钱才有一切，该信仰的是钱。更大一些，“我的爸爸是某某”是闯祸后的冲口而出的“名言”，没有钱摆不平的事，信念就在这里。再大一些，到网上招摇炫富，钱是荣誉，是光环，信誉就在这里。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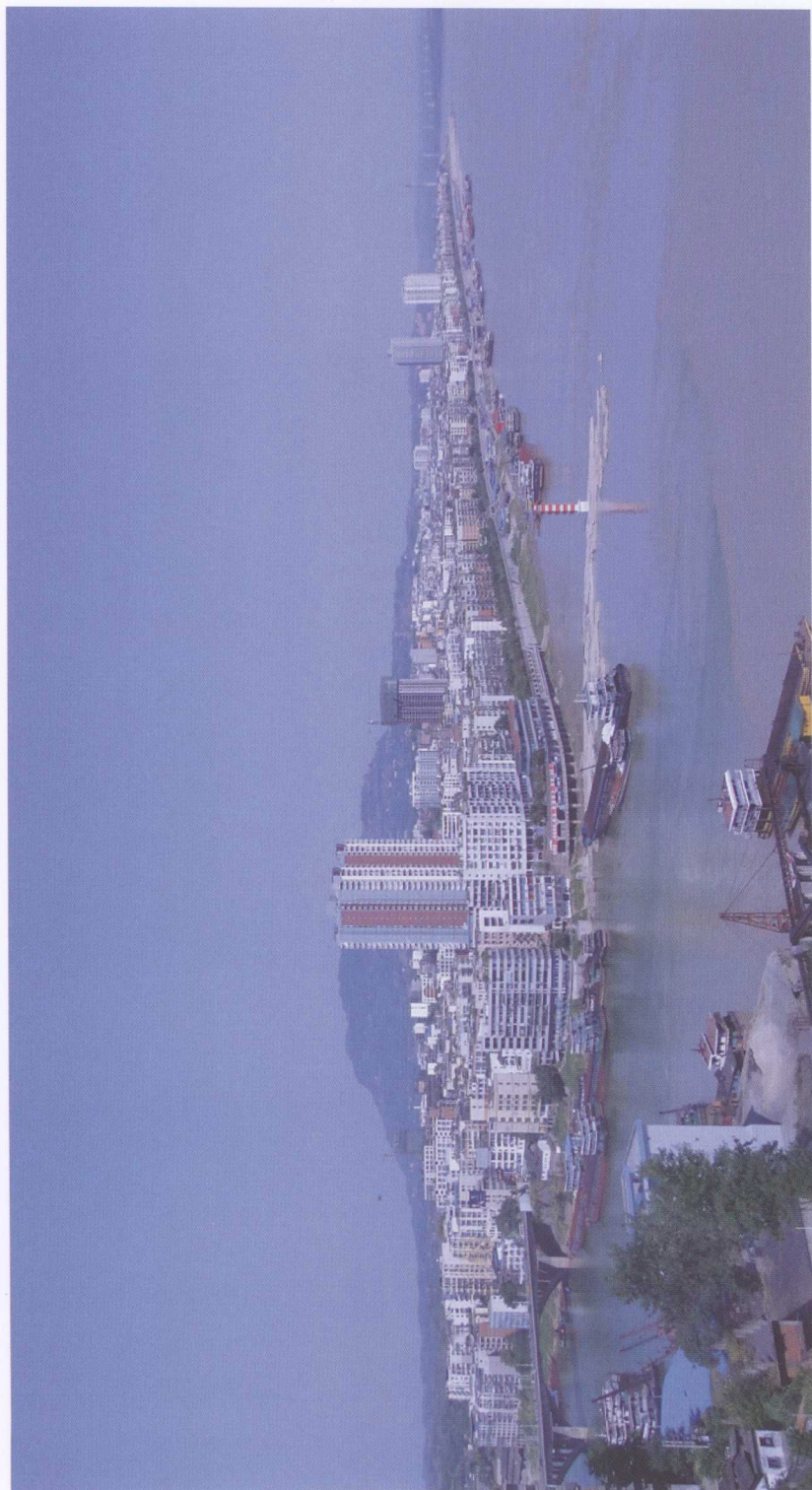
该对问题负责的不是孩子而在父母；而该对父母负责的则是制导着唯“钱”论的人。有钱就有名利，有地位，有权势。“信”已经斫丧到可怕的衰微了。“信”的最后阵地，一个是学术，一个是司法，现在连这都保不住。连慈善机构，连“象牙之塔”（如故宫博物院）也丑闻不绝。姑且不说学术腐败，正儿八经的研究也讲短平快，市场导向，急功近利。袁隆平差一点当不成院士，屠呦呦不曾得科技进步奖。有个名大学的教授向学生讲，过20年你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唯钱论，可怕的唯钱论！最近，我收到四川省作家协会的贺年卡，98岁老人马识途在上面题联：“敢为天下先，乃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我们这些做爷爷奶奶的人，感到有把那个时代的生活回忆梳理的必要，也和马老有一样的心境和诉求吧？

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集子，是“信”的回忆。文笔虽不一致，水平互有参差，题材各有大小，选择各有取向，但没有任何一篇拜金，篇篇都可信，敦信，尊信，崇信。我们都以“信”的精神去回忆，其目的也将是召唤“信”的回归。“信”怎么回归？《论语·颜渊》记了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向孔子问政的几段话。几段话中，孔子都强调执政者的以身作则。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苦于盗窃，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想杀人以推行主张，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重复了这段话，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党风、官风，影响着民风。温家宝讲他的政治信念说，他希望“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信”将在和谐的社会中培育、发展。“民信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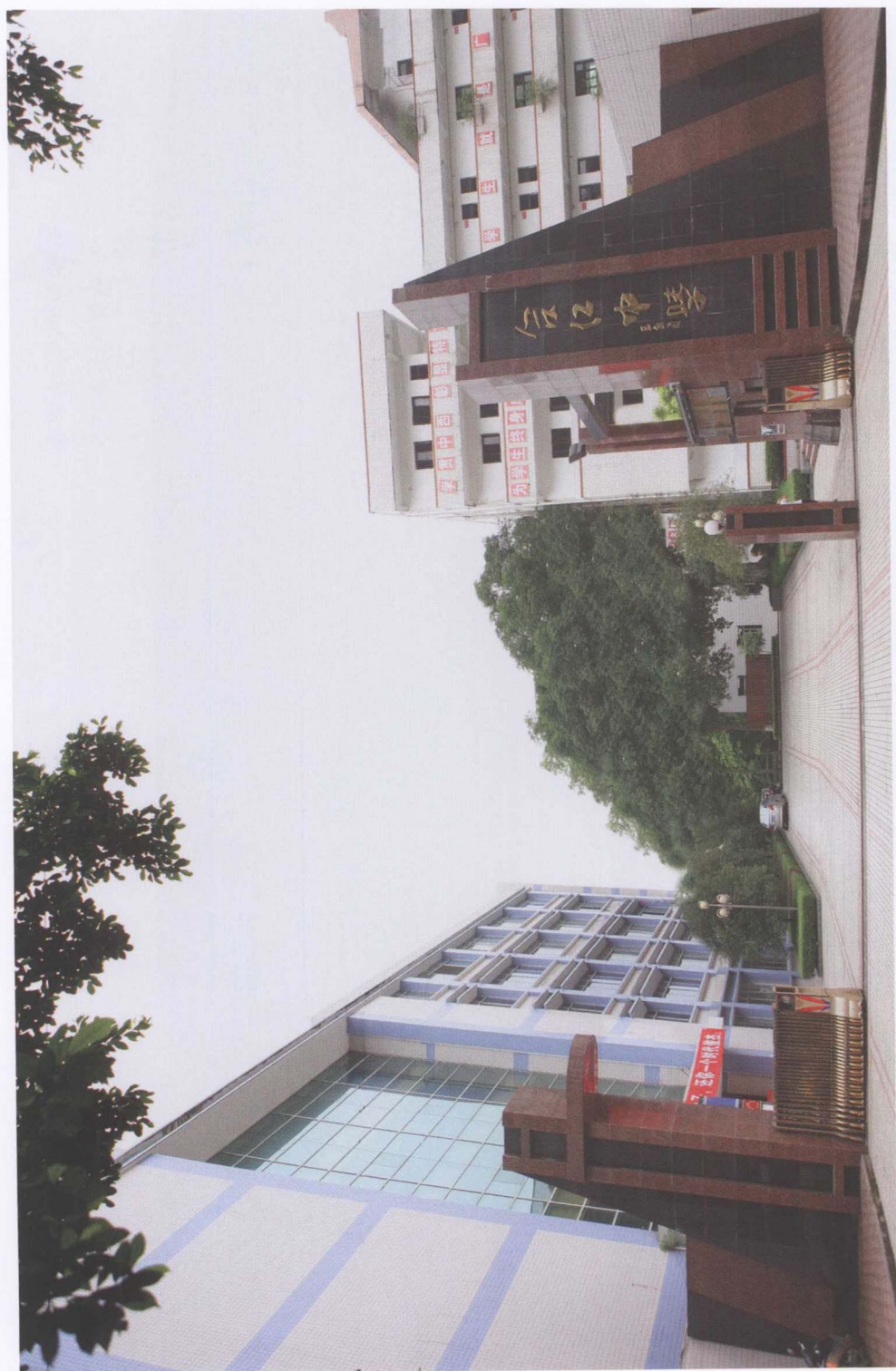
鸟瞰合江

中共合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合江新貌

中共合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合江中学新校门

合江中学办公室提供